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五)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五)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58B

#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五冊目錄

## 卷九

### 序跋類

#### 序四

教女遺規序	陳宏謀	一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杭世駿	二
谿音序	朱仕琇	二
道南講授序	朱仕琇	三
海舶三集序	劉大櫛	四
倪司城詩集序	劉大櫛	五
朱梅崖文集序	林明倫	六
族譜序	姚鼐	七
左仲郛浮渡詩序	姚鼐	八
程綿莊文集序	姚鼐	九
南園詩存序	姚鼐	一〇

張仲絜時文序	姚鼎	一〇
海峯先生古文序	吳定	一一
七家文鈔序	陸繼輅	一二
聖武記敍	魏源	一三
方植之文集序	管同	一五
周文忠公集序	管同	一六
黔記序	梅曾亮	一七
桑叟甫先生集序	梅曾亮	一七
舒伯魯集序	梅曾亮	一八
阮小咸詩集序	梅曾亮	一九
閒園詩序	梅曾亮	一九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曾國藩	二〇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二二
國朝先正事略序	曾國藩	二三
江忠烈公遺詩序	孫鼎臣	二五
海國圖志序	左宗棠	二六

後序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二七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二九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修……………三〇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三一

李忠定公奏藁後序 朱熹……………三三

序錄

上晏子敍錄 劉向……………三四

上列子敍錄 劉向……………三五

史通序錄 劉子元……………三六

序略

代茶餘序略 母暉……………三六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略 陳敬宗……………三六

表序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三八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司馬遷……………三八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三九
史記六國表序	司馬遷	四〇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四一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司馬遷	四二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	班固	四二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	班固	四三
漢書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班固	四三
漢書諸侯王表序	班固	四四
跋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四六
集古錄跋尾十首	歐陽修	四六
跋石鐘山記後	蘇軾	五一
跋文與可墨竹	蘇軾	五一
跋文與可飛白	蘇軾	五一
跋蘭亭	黃庭堅	五一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崧	五二

跋絳守居園池記 胡天游……………五三

卷十

序跋類

引

澤宮詩引 劉禹錫……………五四

彭陽唱和集引 劉禹錫……………五四

彭陽唱和集後引 劉禹錫……………五四

蘇氏族譜引 蘇洵……………五五

杜詩學引 元好問……………五六

書後

書梅聖俞稿後 歐陽修……………五七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五八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五九

書李文公集後 王安石……………五九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五九



書李伯時山莊圖	蘇軾	六一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黃庭堅	六一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黃庭堅	六一
書通鑑後	陸游	六二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六二
書秦風兼葭三章後	唐順之	六三
書蘇文公用間後	魏世倣	六三
書老子傳後	方苞	六四
書刺客傳後	方苞	六五
書歸震川文集後	方苞	六五
書崔實政論後	袁枚	六六
書貨殖傳後	姚鼐	六七
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鄧顯鶴	六七
書抱朴子後	吳德旋	六八
書復社人姓氏後	梅曾亮	六八
書守澹記後	梅曾亮	六九

管異之文集書後 梅曾亮 ..... 六九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曾國藩 ..... 七〇

題後

題哀辭後 韓愈 ..... 七一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 七一  
題東坡字後 黃庭堅 ..... 七二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趙秉文 ..... 七二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 七二  
題香山九老圖後 梁潛 ..... 七三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 七四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 七四

題辭

孟子題辭 趙岐 ..... 七五  
國策題詞 應攜謙 ..... 七七  
碧血題辭 盧文弨 ..... 七七

讀

讀儀禮	韓愈	七八
讀鶡冠子	韓愈	七九
讀荀子	韓愈	七九
讀墨子	韓愈	七九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八〇
讀李翱文	歐陽修	八〇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八一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八一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八二
讀賈誼傳	曾鞏	八二
讀大誥	方苞	八三
讀王風	方苞	八四
讀齊風	方苞	八五
讀周官	方苞	八五
讀儀禮	方苞	八六
讀孟子	方苞	八六

讀管子 方苞……………八七

讀孫子 姚鼐……………八八

讀晏子春秋 管同……………八八

評

大儒評 陸龜蒙……………八九

述

書旨述 虞世南……………八九

傳信方述 劉禹錫……………九〇

魏生兵要述 劉禹錫……………九〇

例言

書古微例言上 魏源……………九一

書古微例言中 魏源……………九二

書古微例言下 魏源……………九三

疏

興龍節疏 秦觀……………九四

譜

宗譜 杜預.....九五

許氏世譜 王安石.....九五

故物譜 元好問.....九八

附錄

涅槃經疏釋文 梁肅.....九九

州名急就章 歐陽修.....一〇〇

文章九命 王世貞.....一〇一

#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 卷九

### 序跋類

#### 序四

教女遺規序 陳宏謀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匿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持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以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閒亦粗知文義。卽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子兄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

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杭世駿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郭史廓。壹切駟販。折楊皇琴。升歌於清廟。諸于繡襦。被袷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嘖於皮傅。莊生取譬於探囊。往蹇來連。諒均苓耳。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溲章句。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性。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游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不復以贅也。

谿音序 朱仕琇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寧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厓日

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寧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邨如環。筠園世居其地。邨多楊木。故名。而谿上羣山多松檜。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箏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籟隕沙頽。蕭屑有無。緣谿獨游。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枕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滌漫洶湧。駘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莫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敍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未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旣成。以是名篇。故予得詳其原委云。

道南講授序 朱仕琇

安溪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若干卷。寄示請序。蓋學者稱濂洛關閩。閩學盛於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伯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



授朱文公。此道南講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襄葭宏而漠然。無與於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體。使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以漸釋其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譬諸閩學。如作室然。洛二程氏所受廩者也。龜山廩券也。羅氏基界也。李氏大匠之圖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耳。其閒土木之良。版築之堅。鏤雕之巧。金碧髹堊之設。則因事致美。而於其本制無損益焉。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惑與。先生是書採羅李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己意。發揮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於是書。不足以識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卽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絕瑕玷。仕琇嘗四謁先生於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

海舶三集序 劉大櫚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暘。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胃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

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所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及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櫬爲之序。

倪司城詩集序 劉大櫬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世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

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鈔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鈔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朱梅崖文集序 林明倫

萬事萬物之初，皆起於一。一與一相生，以至於萬。奇耦參錯而文出焉。伏羲之畫，蒼頡之書，帝舜之樂，周公之禮，孫吳之兵，魯班之巧，王良造父之御，其難易大小不同，其源皆出於一。一者明，然後變化從之。後之人知悅其變化，而迷其所自出，宜乎心營手摩，窮年累月，至於目眩耳聾，而莫能肖之也。今夫文事物之總名也，而歌詠六經，誦法以爲之者，於道又爲最高。自漢以來，作者森列，獨韓退之號爲最醇，退之之文，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然其言道則曰仁義，言文則曰是言學，則曰師孔子，言政則曰暢皇極。由此觀之，退之雖怪奇其辭，其源則無不一者也。一故是是故醇也。余初守是說，闕不敢以語人。後與建寧朱君梅崖同爲翰林京師，與之語，好舉退之之文，既而出其所爲文示余，則恢奇譎詭，爲深博無涯涘，而按其義法，以余所見徵之，往往合焉。求其非而雜者，何其少也。其學退之之文，而漸窺其源之一者耶。近世文章，浮僞偏駁，違離道本者多矣。思得一二好古之士，起而振之，如梅崖者，才雋思深，爲文不懈，而及於古，又不得久在翰林，以散館出爲夏津令，用違其長，可惜也。梅崖出爲令，無日不欲辭官歸田，讀書著文，以自

表見。因先彙其生平所勞苦辛勤而僅有之者。屬予序而存之。夫文亦期於有用耳。退之不嘗爲令乎。梅崖卽不必終日言文。其所以爲文者自在也。

族譜序 姚 鼐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寔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瑯琊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誦。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賤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麤定。而譜敍皆失。故居餘姚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贛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溪。人謂麻溪姚氏。逮明之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翼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

道與。

左仲郢浮渡詩序 姚 鼐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其性情闔關。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竟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郢。仲郢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郢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靡蕩。烟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郢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郢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喞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太行太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閒執言者之口。舍仲郢

吾誰共此哉。

程綿莊文集序 姚 鼐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

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南園詩存序 姚鼐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旣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鑄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旣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張仲絮時文序 姚鼐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鼎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樸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旣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錦序。

海峯先生古文序 吳定

自東漢文壞。唐宋諸君子迭起振之。天下之文始復於古。繼諸君子者。明惟歸氏震川。我朝則方侍郎靈皋。及吾師海峯先生。先生文章得之天授。年二十九。學成游京師。靈皋侍郎見而驚賞之。令其拜於門。然



而兩人之文各殊所造。靈皋善擇取義理於經。其所得於文章者。義法而已。先生迺並其神氣音節。盡得之。雄奇恣睢。驅役百氏。其氣之肆。波瀾之闊。大音調之鏗鏘。皆靈皋所不逮。嗚呼。道德者文章之宗也。三代盛時。立言者皆立德以明道者也。周衰。仲尼之徒。猶得揚其餘化。以牖斯民。厥後道德寢微。文士彌盛。凌夷以及八代。則文隨行以靡。而天下於是乎大亂。韓歐諸賢。雖力振之。然視古六藝之遺。不侔矣。間有通曉六藝者。文章又或不中於度。智有所不備。巧有所難兼。嬴秦以還。天之生材。大抵然也。韓歐既亡。文章之旨復晦。荆川唐氏發憤太息。至盡欲付之一炬之中。吾知不久將漸滅矣。以彼其人。窮年矻矻。非必才不逮。學不充。徑途失也。先生行修於躬。其文章不由師傳。舉唐宋以來。代不數人之業。一旦毅然續而配之。非天縱之才。惡能及此哉。先生既師事靈皋。靈皋嘗位顯位於朝矣。先生雖落落爲博士官。以卒而文章實過之。卓然爲國朝古文之冠。顧並世之人。未必盡喻也。定聞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待飾而後顯者。非物之至美者也。待衆人之品題而後知者。亦非文之至美者也。先生之文。希世之珍也。百代而下。其光必揚。其聲價必貴。定將以天地產先生之心決之也已。

七家文鈔序

陸繼幹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薄卿相而不爲者矣。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塵得震川荆川遵巖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

嘗一日而息。朱梅厓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歎息也。吾常自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歧塗。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澀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嗟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厓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輅。俾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篇。目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衆。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章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聖武記敘 魏源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

臆。因以溯洄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颺忽。軍問杳至。愾然觸其  
中之所積。乃盡發其積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  
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敍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  
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尙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謂貧。令不行於海  
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  
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  
器不竄。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  
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闔也。人  
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  
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  
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肱於臑。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  
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  
日。必虢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適。一喜  
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  
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覲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傳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剗說著書。其言虛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荀韓楊李是也。有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者與俳優併畜。而憎者至以相訾謗。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

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周文忠公集序 管同

周文忠公諱鳳翔。字儀伯。仕明爲左諭德翰林侍讀。莊烈帝之難。殉國而死。大節與倪范諸公。互相輝映。云。初李賊陷京師。公未知帝所在。急走至殿前。見賊受諸降臣朝賀。大哭趨出。適東華門得帝殯。拜伏哭成禮。然後歸。寓作書別父母及兩弟。又爲書以訓其子。慷慨賦詩。投繯而絕。嗟夫。仗義捐生之士。自古聞之。蓋有出於一時之奮激者矣。至若倉猝急遽。命在晷刻。而執禮盡慮。處置不少遺。其視死生。直不啻飲食寢興之常事。如公者。何以克然哉。彼無他。忠孝之性。根於生。學問之功。積於素。從容詳盡。而無所難也。然吾考公生平。又不惟以死節重。始公爲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殄寇策。已而軍需事急。朝臣議稅開架錢。公爭以謂事至此。宜急收人心。不可奪民財。搖國勢。帝雖悚聽其言。竟不能用。世多以明亡爲不幸。觀於此。然後知莊烈所以必亡也。人君之德。莫大乎聽言與愛民。彼雖貧置已甚。菑害日興。而天子節儉慈仁。采納正言。固民心而不失萬乘之尊。焉有遽亡其國者也。莊烈於公等恤民之言。不能一用。加賦於疲農。括財於富室。用小人促訾。啜汁之謀。天怒人怨。寇藉爲資。身死而國亡。不可復救。事有由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經國之謀。誠無加於哲惠也哉。然公言雖不用。而見事深切。類皆如此。論其賢者。知不惟以死節重矣。公之生也。嘗自刊其奏疏。見於倪文貞公覆公之札。而板失傳。其後百數十年。公之族孫丹徒令君。哀集遺詩文。得若干篇。刊行於世。而屬余序之。余旣歎公之忠與公之識。而併感於明亡時立政之不臧也。爲斯文以弁其首。若夫公之他行。及其詩文辭之工。不讀是集者。自

知之而皆非所以論公之大也。予故不復云。

黔記序 梅曾亮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椎剝其膚髓爲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晏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學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桑弢甫先生集序 梅曾亮

桑叟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賸義爲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寧曾亮從之遊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叟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陵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舒伯魯集序 梅曾亮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贊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詩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夔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夔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

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阮小咸詩集序 梅曾亮

江寧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沒。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真樸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鄴樓。車君秋舫。陸君香筠。汪君平甫。方君慎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硯水涯。歡吟醉呼。窮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慎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尙授徒如故。余因自歎。年未甚耄老。而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橐屬序。余讀之。清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真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鄴樓。香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閒園詩序 梅曾亮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



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穀縮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饌。車馬舟楫。輪輸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鬻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待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踵章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曾國藩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敍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橐。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

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茶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間言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覈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茶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蘊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柩。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茶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茶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蓺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

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國朝先正事略序 曾國藩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傲明焦竑。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鄆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

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畧。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耀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醢醬蠶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目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

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褻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鉛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江忠烈公遺詩序 孫鼎臣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公死之。又二年。郭意城博士。馮樹堂大令。求得其遺詩。屬左景喬舍人校訂。凡若干首。鼎臣受而讀之。於乎。如公之爲人。雖零章斷句。猶可貴愛。況乃其平日之節概。砥厲名行。自待於不朽者。略見於是。是惡可不收而布之。以勵俗而行遠哉。余始未識公。聞公數千里歸其友之喪。而恤其家。有意其人。及見於京師。時方承平。士大夫少能厝意武備。而公意氣慷慨。論兵事利害。獨詳。廣西賊起。公援桂林。援長沙。援武昌。南昌。大小數十百戰。威名顯聞。朝廷倚公辦賊。人望在公。公死。天下痛惜之。公自出爲令。及在兵間。不復爲詩。獨其崎嶇道塗。以歸其友之喪。於詩屢見。而其他作於古之。蓋臣志士。必反覆再三。其言深。其思長。豈氣類之相感動於中。而不自覺與。抑其精神之所憑依。志操之所趨舍。定於先者。確乎不可拔也。詩三百篇。多君臣朋友之作。至於風雅既變。而猶不失乎性情之正。其感人至深。至於千載之遙。如親其人。如聞其聲。使人憂悲愉樂。發於己而不知其何以然。聖人用之爲教。其以此也。後世民不興行。而俗益媮。君臣之間。怵於名義。不敢公然自恣。而能致其誠者。蓋寡。若夫朋友之義。則

其背之不爲非。非一世矣。官五也。廢其一則非人。倫五也。而廢其一猶足以爲人乎哉。觀公之不欺其友。其不欺其君。不待臨大節而知之也。世之讀公詩者。可以慨然興矣。

海國圖志序 左宗棠

邵陽魏子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成於道光二十二年。續增四十卷。成於咸豐二年。通爲一百卷。越二十有三年。光緒紀元。其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燾。思孤本久而失傳。督重寫開雕。乞余鈇之。維國家建中立極。土宇閎廓。東南盡海。島嶼星錯。海道攸分。內外有截。西北窮山水之根。以聲教所暨爲疆索。荒服而外。大險無垠。距海遼遠。以地形言。左倚東南矣。然地體雖方。與天爲圓。固無適非中也。以天氣言。分至協中。寒暑適均。則扶輿清淑所萃。帝王都焉。歷代聖哲賢豪之所產也。海上用兵。泰西諸國互市者。紛至西通於中。戰事日亟。魏子憂之。於是蒐輯海談。旁摭西人著錄。附以己意。所欲見諸施行。俟之異日。嗚呼。其發憤而有作也。人之生也。君治之。師教之。上古君師一也。後則君以世及而教分。撮其大凡。中儒西釋。其最先矣。儒以道立宗。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學之。釋氏以慈悲虛寂式。西土由居國而化。及北方行國。此外爲天方。爲天主。爲耶穌。則肇於隋唐之間。各以所習爲是。然含形負氣。鈞是人也。此孟子所謂君子異於人者也。其無教者。如生番。如野人。不可同羣。此孟子所謂人異於禽獸者也。釋道微而天方起。天方微而天主耶穌之說盛。俄英法美諸國。奉天主耶穌爲教。又或析而二之。因其習尚。以明統紀。遂成國俗。法蘭西雖以羅馬國爲教皇。其士稱教士。資遣外出行教。故示尊崇。然國人頗覺其妄。聊以國俗奉之而已。今法爲布所敗。教皇遂微。更無宗之者。是泰西之奉天主耶穌。固不如蒙與番之信黃教紅教也。佛言戒殺。

絕紛。足化頑獷。時露靈異。足懾殊俗。其經典之入中國。經華士潤飾。旨趣玄渺。足以滌除煩苦。解釋束縛。是分儒之緒。以爲說者。非天方所可並也。天主耶穌。非儒非釋。其宗旨莫可闡揚。其徒亦鮮述焉。泰西棄虛崇實。藝重於道。官師均由藝進。性慧敏。好深思。製作精妙。日新而月有異。象緯輿地之學。尤徵專詣。蓋得儒之數。而萃其聰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藝事獨擅。乃顯於其教矣。百餘年來。中國承平。水陸戰備少弛。適泰西火輪車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搆兵思逞。并聯與國。競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魏子數以其說干當事。不應退。而著是書。其要旨以西人談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統紀。徵其俗尚。而得其情實。言必有倫。所擬方略。非盡可行。而大端不可加也。書成。魏子沒廿餘載。事局如故。然同光間。福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製槍礮。其長亦差與西人等。藝事末也。有迹可尋。有數可推。因者易於創也。器之精光。淬厲愈出。人之心思。專壹則靈。久者進於漸也。此魏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也。鴉片之蠱。癩養必潰。酒過益醒。先事圖維。罌粟之禁。不可弛也。異學爭鳴。世教以衰。失道民散。邪慝愈熾。以儒爲戲。不可長也。此魏子所謂人心之寐。患人才之虛。患也。宗棠老矣。忝竊高位。無補清時。書此彌覺顏之厚。而心之負疚滋多。竊有俟於後之讀是書者。

### 序跋類

#### 後序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



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把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爲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於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能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修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麤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

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先大夫集後序 曾 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

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李忠定公奏藁後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安常治。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靡有子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閒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蠱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閒。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卹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閑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序跋類

序錄

上晏子敍錄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

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敍錄 劉向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遭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頗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



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更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史通序錄 劉子元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序跋類

序略

代茶餘序略 毋 嬰

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略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

銜。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毫昏不能勝。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鵲鶴。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于是在朝文武縉紳莫不歎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懽。王魯卿。李讜等二百餘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日大用乃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悃。能感動天聽。排釋困難于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于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爲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實德。弟子之爲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焉。固無怪乎其不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恆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子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

序跋類

表序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

司馬遷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

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之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輿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泐。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

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上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紀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史記六國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併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侈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脩行仁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瘡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禮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

班固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寶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漢書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間。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性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訓曰。介人維蕃。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阬。隔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僉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

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鬪首。奉上璽。執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序跋類

跋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集古錄跋尾十首 歐陽修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

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眞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眞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徒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於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時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

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敝睽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感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

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石鐘山記後 蘇軾

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窟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礮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跋文與可墨竹 蘇軾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洒。不能自己。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辟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跋文與可飛白 蘇軾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旣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若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跋蘭亭 黃庭堅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于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模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卽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卽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醢文一通。爲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醑。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

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皋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於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閒寂寞之濱者。不直皋羽一人而已也。

跋絳守居園池記 胡天游

宗師之文。特奇澀。不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奇者。曰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稱道之。今觀所爲絳守園池記。佶倨虬蟻。非甚詳解。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日飽梁穀而卻鳳丸。不可爲善味。終日聽鐘鼓而廢踟沂。不可爲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鐸之響。則公子方染指於鼎中。荀氏且旁皇於衢路矣。宗師所著魁紀。公春秋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絳州越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於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其園池者。雖屢廢亦屢集焉。顧於記所云。已盡失其舊。求故所刻石觀之。已鏦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爲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輩。或飾臺榭。娛觀眺。要無有聞者。獨以是記而絳之園池。至今且屬於宗師。予旣珍愛其文。方且惜其見於人者少。又懼其辭之古而不悅於世。或遂併棄之。以與刻於石者之同。其泯沒爲可歎也。重錄而藏之。以待夫士之好奇。如段成式黃晞者云。

## 卷十

### 序跋類

引

澤宮詩引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蔽矢。規爵祿猶衆禽。密轂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楛之妙。而無雙鶴之獲。韞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貺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彭陽唱和集引 劉禹錫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怒飛於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閒譙。鏗然如朱絃玉磬。故名聞於世間。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間。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域。故相遇甚歡。其會面必抒懷。其離居必寄興。重酬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吳門。相去迴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錄與吾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余。白君爲詞以冠其前。號曰劉白集。悠悠思與所賦亦盈於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請。於是緝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繼賦。附於左方。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後引 劉禹錫

貞元中。予爲御史彭陽公從事於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餘年間。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州。方獲會面。輸寫蘊積。相視泫然。爾後或雜賦詩贈答。編成兩軸。大和五年。余領吳郡。公鎮太

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內。無曠旬時。八年公爲吏部尙書。予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別。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未幾予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悔近而不見形於詠言。開成元年公鎮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悽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悻歎。居數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蘇氏族譜引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與手。

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杜詩學引 元好問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凌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俟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序跋類

書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於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閒。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洑。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執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譏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叅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李文公集後 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士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其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其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

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李伯時山莊圖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樵漁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知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黃庭堅

王右軍蘭亭草號爲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祕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梁陳之間。焚蕩十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爲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蓋髣髴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斷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彼也。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黃庭堅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

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通鑑後 陸游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疆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

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兇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秦風兼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兼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逞技於獫狝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兼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書蘇文公用間後 魏世倣

蘇子之三敗不易矣。三軍之事。不用間不能成功。用間則三敗不可試。然則間終不得用乎。吾謂用之之

道有三。三者何。吾習其人矣。吾知其心。又知其才之足以濟。夫然後其人可用也。道一。吾有大恩於其人。人願爲吾死。吾用之道。二。吾知其人之才。吾不可以知其心。吾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是其勢可用也。道三。故曰。用之道有三。非三者則不可用也。雖然。誠欲用此三者。其道一而已矣。曰。試之。試之。之道有二。二者何。吾知其人之才矣。吾不深知其心。吾試之。置之於色貨。觀其動否也。置之於刀鋸。觀其變否也。吾知其人之心。吾不深知其才。吾試之。乘之以不可設。以觀其能。應窘之以不可籍。以觀其能。中故曰。試之。之道有二。非二者則不可試也。雖然。其所以試之者一而已矣。一者何。隱是也。吾隱而試之。彼其人不知吾之將欲用之也。夫然後間可得也。

書老子傳後 方苞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奇幻荒怪之迹。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聘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至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

而崑繩既沒。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刺客傳後方苞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嫫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疎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閒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荆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疎。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眞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方苞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膚庸。而張彝則嘆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

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良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 書崔實政論後 袁枚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實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爲桓靈之柔儒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讐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讐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寇榮。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與。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設制。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

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當矣。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予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稜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也夫。

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鄧顯鶴

嗚呼。有明疆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極矣。襄愍以剛烈孤憤之心。處跋窺危疑之地。迄今讀其奏疏書揭。凜凜猶有生氣。我高宗純皇帝。謂其曉暢軍事。爲明代巨擘。披覽遺文。憮然太息。特詔求熊氏後。而予以官。遂使勝國孤臣。起沈霾而光日月。仰見高宗天地之量。卓越萬古。而襄愍孤忠大節。所由動異代聖人之容鑒者。益可思已。夫襄愍再起經略時。明事已潰裂。不可收拾。卽毅然委以殘疆。其能轉危爲安與否。



尚不可知。乃遙制旁撓。傾陷叢起。羅織大獄。傳首九邊。疆事旣敗。國祚隨傾。讀史至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神熹之際也。余增輯大將。以襄愍與方逢時。梅之煥並列之。煥風采機略。爲襄愍所服。而牽於文法。屏之閒地。不盡其用。逢時之才。豈有加於襄愍。而史稱其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功名與崇古相亞。時稱方王。夫同一邊臣。才地相近。而成敗禍福。相反若此。則以其時江陵當國。逢時所處爲獨幸耳。嗚呼。孰謂文忠之功可少哉。

書抱朴子後 吳德旋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閱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著書辭。賤祿利。尙高節。匡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舛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閒。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頗有可采者。今日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書復社人姓氏後 梅曾亮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呼。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

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尙，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書守濬記後 梅曾亮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圍濬，十七日河北邑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而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當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悟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管異之文集書後 梅曾亮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

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曾國藩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蹶淙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題後

題哀辭後 韓愈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若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遞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旣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引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墀之位。

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坡字後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譴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趙秉文

白頭瘤目。反妍其蚩。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懷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 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閒。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

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香山九老圖後 梁潛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愈愈。愈愈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愈愈者耶。九老年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於洛。合九老而爲尙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煜煜垂芒。而衣冠皓偉。賓遊雜遝。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不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愈愈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於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奄豎弄威。搢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託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獲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爲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尙父。猶思經綸于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于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愈愈。乃所謂感感也。愚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亡之。疑爲弘文館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

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託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鐫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 題辭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以旣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滋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于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劓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予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縉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國策題詞 應搗謙

古樂亡矣。其元音猶見於易傳詩書。嘗讀左氏傳。未嘗不嘆先王遺澤。其雍和肅穆之氣。文辭足行遠者。猶未亡也。至戰國而禮樂廢矣。古音盡矣。諷其音而一出。剽蕩凌厲之風。或以其人固然。亦不足怪。然讀孟子之文。貞邪雖別。其諧聲振節。亦無不然也。文之流極升降。固以其世哉。孟子之言義也。善爲兩端。國策之言利也。亦善爲兩端。曰如此則利。如彼則害。故人之從之也明。又曰彼如此則吾利。彼如彼則吾亦利。故人中之也甚。夫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而言之不審者。得一遺一也。不則辭之累乎義也。策之文。清剛簡削。豈與夫後之彫琢曼辭可同道哉。若夫兵事之權數。物情之向背。後世之變。亦略備此矣。

碧血題辭 盧文弨

碧血一編。紀明天啟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輿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

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諂附惴惴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迨其身旣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記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序跋類

讀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

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讀鵝冠子 韓愈

鵝冠子十有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荀子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讀墨子 韓愈

儒譏墨。以尙同兼愛尙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尙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喪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尙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檀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萑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讀李翱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

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閒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獨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讀賈誼傳 曾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澈滌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旣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

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據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己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讀大誥 方苞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此。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斲脛。焚炙剝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



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王風 方苞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愼。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憫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迹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芣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于役。發於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附於欒氏。齊魯之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教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愼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迹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瞻矐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其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召周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蒼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

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方苞

予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烏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妻之倡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游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列與。

讀周官方苞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阡。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

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不井田。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鼻奇衮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此。尙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予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讀儀禮 方苞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眈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礪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淺淺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度數。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閒。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剝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也。

讀孟子 方苞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旣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也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治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讀管子 方苞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然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尙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孫子姚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讀晏子春秋 管同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紲。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

序跋類

評

大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于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德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序跋類

述

書旨述 虞世南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啓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敘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周宣王。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迹。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鐘。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閒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

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寔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法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朴略微奧。而歷禩增損。迄以湮淪。而淳喜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枿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鈺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騫曹蔡。做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枿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衆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爛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元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傳信方述 劉禹錫

余爲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十通爲贈。其志在于拯物。余故申之以書。異日景晦復寄聲相謝。且咨所以補前方之闕。醫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爲辭。遂于篋中得已試者五十餘方。用塞長者之問。皆有所自。故以傳信爲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劉禹錫述。

魏生兵要述 劉禹錫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將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

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窗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余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終於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上下。數千年閒。其攬摭評議。無遺策。用是以手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己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之伎。顯之而已。

### 序跋類

#### 例言

書古微例言上 魏 源

東晉晚出之孔安國古文尙書。僞經僞傳僞序。三者並發端於朱子語錄中。嘗疑孔書所增大禹謨仲虺之誥。咸有一德。伊訓太甲說命泰誓武成君陳周書畢命等十六篇。皆伏生所無。不應伏生老年所記。皆其難者。而易者反不記。且西漢以前。經與傳皆別行。至馬融始以注附經。豈得西漢已有附經之傳。其孔序庸沓。不似西漢文蒼古之體。甚屬可疑。言之鑿鑿。乃其徒蔡沈奉命作傳。不知引申師說。以判正僞。遂仍舊轍。貽誤後學。惟宋末吳氏澄著書經纂言。專注今文。而古文則但云嗣出。蓋託詞以斡旋功令也。明人梅鷺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尙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癥結者。則始於本朝閻若璩之古文尙書疏證。閻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證。惟孫氏知伏生今文書大傳說之勝於馬鄭古文。予則更廓其曠。窮其闢。奧以盡發馬鄭之覆。而闡西漢伏孔歐陽夏侯之幽。使絕學復大光於世。夫毛傳尙可與三家詩並存。若僞古文之臆造經傳。上誣三代。下欺千載。今



既罪惡貫盈。閱實詞服。卽當黜之學校。不許以僞經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燬僞孔傳僞孔疏。及蔡沈集傳。別頒新傳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馬鄭傳注之故。背今文。臆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學宮。舍西漢今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夫黜東晉梅賾之僞。以返於馬鄭古文本。此齊一變至魯也。知並辨馬鄭古文說之臆造無師授。以返於伏生歐陽夏侯及太史孔安國問故之學。此魯一變至道也。自非我國家經學昌明。轍唐凌宋。何以有是。爰附書其端末於目錄後。以告承學治古今文之士。

書古微例言中 魏源

嘗訝伏生口授今文尙書傳。自七十子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歐陽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離其宗。西漢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無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書者。亦往往入傅太子。如桓榮以稽古之學勸其徒。疏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葬輒數千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教輒旁歧。劉杜衛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生不爲不至。何以一旦改歸贗古。自甘矛盾而不顧。且令天下靡然從之。不及百年。今文書及齊魯詩。並歸亡佚。惟韓詩序二卷。歷唐及北宋。而亦亡於南渡。何哉。及讀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說者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故童幼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堯典若稽古。有何奧難。而漫衍至是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講

章也。宋儒表章四子書教士，望其學聖有途轍，不歧於異端俗學，豈知功令旣頒之後，至明而蒙引從疑，淺說達說之講章，鄉會之程墨，鄉社之房稿，定待閑在之選本，皆至於汗牛充棟而不可極，其敝於利祿，亦何異漢士說堯典稽古者乎？故以馬融之貪肆，而公詆歐陽生爲俗儒，猶今之淹博詞章者，詆業科舉之士爲俗儒也。以彼今文家皆利祿之徒，而古文家爲高材博學之徒矣。夫歐陽夏侯不敝，而諸生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敝之，馬鄭斥利祿之輩，謂俗儒可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於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乎？並畔伏生大傳而不問，而臆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膚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卽僞孔傳亦乘馬鄭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古今文兩敗俱傷，誰之咎歟？嗚呼！古學之廢興，關乎世教之隆替，主持師道者，固不可有毫髮之弊，苟忘其本教，而稗販聖經以博衣食，未有不累及先師者，可勝歎哉！故因論今古文而慨喟再三也。

書古微例言下 魏源

西漢今古文，旣阨於東漢，馬鄭之臆說矣。至今存什一於千百，而微言大誼，緜緜延延，竟能回千鈞於一髮，使古誼復還者何哉？則全賴有史記漢書及伏生大傳殘本，汲冢周書佚本，三者爲之命脈也。璣衡之說，史記與大傳符，淮南天文訓，周髀算經與史記符，故銅儀玉管機巧之說，終西漢世不能惑。荊州九江卽九穴，在巴陵西，不在巴陵南，有班志所引桑欽古文說可憑。揚州九江有太史登廬山觀潯陽九江可憑，其自荆至揚，江漢分流，有鸚鵡洲及尋陽桑落州，分九派可憑。江行各洲之南，漢行各洲之北，始知彭蠡之在江北，而不在江南，爲今太湖望江等縣之諸湖蕩，以至皖江上游，爲漢水之大螺旋，故有彭蠡之

名。又音轉爲大雷池之名。及其三江歸宿。則又有漢志毗陵北江入海揚州川。丹陽中江入海揚州川之語。至黑水則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西海卽青海。自雍州東望之爲西海。自合黎言之爲南海。自黑水言之爲青海。今乃並知此水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冬日冰合。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中。是知天然弱水。弱黑並爲一川。皆潛源重發於此。滯而不流。此皆漢書地里志西海黑水祠之力也。況地里於他山水。亦皆於其下注明禹貢作某。古文以爲某。與桑欽禹貢山水澤地相符。其有功經義甚大。不然。盡以後世之江漢爲禹貢之江漢。如蘇氏蔡氏胡氏之一江三名者。以黑水爲滇黔之水者。其錯謬尙可問乎。至北條之水。則史記河渠書禹釃二渠。一爲冀州高地之河。一爲漯川入濟之河。後世冀州九河盡沒。而漯川千乘之河。自東漢至唐末五代。千年無患。非史記何由知爲禹跡乎。此又史記河渠書之力也。惟是天文輿地。皆必須圖。而璇璣之不用北斗而用維斗。其玉衡北斗。又止用其建北方而定子位。故初昏夜半平旦。杓魁衡三建。而皆非建寅建丑建卯之建。且建有所窮。則濟之以中星。中有所窮。則助之以斗建。此自來圖天文者所未有。鄒君漢助曾爲余代繪唐虞天象總圖。次璇璣內外之圖。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子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繪各圖於金陵付梓。而江陵告變。圖板皆燬於兵燹。鄒君又殉節於廬州。有天喪斯文之痛。謹泫然默記之。

序跋類

疏

與龍節疏 秦觀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其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嚴朱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效封人之祝。

### 序跋類

譜

### 宗譜 杜預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太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緘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爲之齊緘。其月數各隨親疎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爲之齊緘。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爲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爲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文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癭。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思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邵俱善論人物。邵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閒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武式。皆知名。允後五世洵。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洵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圜師。

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靈州。願爲廋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慰。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遂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爲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均爲進士。遂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歎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

置發運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譜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閒。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皋鬻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研。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尙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兒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褶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

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 序跋類

#### 附錄

涅槃經疏釋文 梁 肅

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



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旨厥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羣元。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

州名急就章 歐陽修

敍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識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歛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穎。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竟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陸。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闔。絳蔣黨。宕開來。台懷階。崖雷梅。澧棣冀。利濟薊。費智。鄭鄧。定孟。慶應。靜勝。廉潭。僭南。嵐鹽。甘崑。至於許汝。婺處。楚普。潞敍。古魏。惠桂。貴遂。具瑞。蕩會。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毫薄。洛漠。涿朔。廓拓。眉黎。齊池。斬施。伊西。夷溪。濠曹。饒昭。韶潮。遼交。洮牢。邛通。龍洪。蓬蒙。邕同。戎忠。松籠。連綿。澶安。延丹。端宣。檀驢。蘭潘。田鬱。湖蘇。舒滌。廬渝。瀘梧。蒲徐。郟扶。儒禹。秦邠。麟汾。均陳。溫春。筠辰。文循。銀雲。勤岷。杭揚。江黃。常漳。康襄。房坊。商滄。洋昌。灤長。并青。瀛登。成明。衡彭。英瓊。邢洺。涇

寧昇榮橫藤汀興營平庭澄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洪虹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媿恭汴辯涼梁祁岐鄴單宿肅磁慈濼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陽定口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

文章九命 王世貞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祕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天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 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懸鶉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飢欲死願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壁立典鷓鴣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至就腐匡衡爲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充遊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釜中生塵第五頡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孫晨有藁一束暮臥旦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束皙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

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體。乞丐於市。夏統採栲求食。卻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驅飢乞食。思効冥報。應璩屠蘇發徹。機榆見謀。香道元與天公牋。言布衣羸短。申脚足出。攀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船。放岸上。虞穌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溼。王智深嘗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輒軻憔悴。裴子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家飲噉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蠶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飢。拾山陰橡。蘇源明燕薪照字。垢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歎鬢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國朝如聶大年。唐寅輩。咸旅食塵居。不堪其憂。邇來謝客餬口四方。俞子抱影寒廬。盧生無立錫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

二嫌忌 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修見忌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胄見忌隋煬。柳詵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貝錦。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 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暴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

長卿竊資無操。王褒過彰。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匈奴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羸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疎見嫌。孔融禰衡。傲誕致隕。楊修丁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陵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議。予謂顏公。談尙未悉。如儀秦代厲。權謀翻覆。韓非刻薄。招忌。李斯。史虐。覆宗。劉安。好亂。亡國。陸賈。納賂。夷荒。枚皋。輕冶。媒賤。楊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貴。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傅。戚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售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儉。市國。取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鮑。鮮。納。間。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徵。賄。江。總。獻。諂。麗。詞。世。基。從。史。荒。君。世。南。遨。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並。馳。險。獍。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口。柳。宗。元。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改。節。奧。援。李。德。裕。樹。黨。掎。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諛。侮。同。舍。曾。鞏。陵。轢。維。桑。歐。陽。修。乖。名。濮。議。蘇。軾。取。攻。蜀。黨。王。安。石。元。豐。斂。怨。陸。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隋。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而。閨。門。之。行。不。可。三。緘。況。其。他。乎。卽。如。吳。邁。袁。杜。必。簡。之。流。不。能。盡。徵。邇。時。李。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亟。皆。紛。紛。負。此。聲。者。何。也。內。恃。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爲。

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卻。孟氏再說不合。傍徨出晝。長卿爲郎數免。婆娑茂陵。仲舒旣罷江都。衡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鵬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難揚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賦。陳壽以謗議。再致絀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作閒居賦。卞彬擯棄形骸。仕旣不遂。作蚤虱蝸蟲賦。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憫宦游不進。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修邊墩。作長城賦。王沈爲掾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爲長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曳裾王府。丘陵鞠不樂武位。欲掘顧榮塚。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藉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悲恨從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首藉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爲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栖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憊溫憲劉言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擲揄路鬼。憔悴波臣。獼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聶大年劉欽謨卞華伯李獻吉康德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邇時之偃蹇者。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榮卞鑠諸葛玄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

義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元正楊慎。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王禹偁尹洙歐陽修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中陸游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慎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

六刑辱。孫贖刖足。范睢折脇。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腐刑。申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尙方磨石。張溫幽繫。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象陸厥輩。咸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酈炎有遺令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誅。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佃。邇來三木齷衣。亦所不免。

七天折。揚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真蕭鏗陳叔慎陳伯茂俱十八。義真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王寂蕭巖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夢賦。與何炯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王修王延壽王絢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伉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訐俱三十一。顏淵陸績劉敞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

十三。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鄭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謳殷雲霄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拯僅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摧玉折信哉。

八無終 韓非蒙毅鼂錯楊暉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崔琦蔡邕孔融楊修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酈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峻劉義真劉景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鏘蕭鏐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宇文敞楊汪陸琛王忻楊愔溫子昇虞綽傅縵章華王胄薛道衡劉逖歐陽矩張蘊古劉緯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劇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與盧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蕢解縉以寃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偉伏知命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丘鄭首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慎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真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余闕王禕方孝孺以義。陳遵鍾會蔣顯夏侯榮衛恆曹攄王衍庾歎袁翻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嘏張纘江簡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諛蕭瓛王頰祖君彥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盧照鄰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

刃韓邦奇馬理王維楨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簡文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瓛劉璉並廢。蒸嘗。劉獻。劉訐。何胤。何點。先虛。伉儷。李太白蕭

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曄期。功。駢。僂。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茶酷。於斯極矣。邇來宗臣。王維。楨。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朱超道歲晚。沈疴。玄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瘡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至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尙書令。范雲。徐勉。以僕射。朱異以領軍。江總以尙書令。徐陵以宮傅。各秉政。高允爲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爲丞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頌。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尙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修。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三。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並有遐齡。蔡匿笑不答。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爲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



虹口法院移交  
陳公博系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58B

111111

